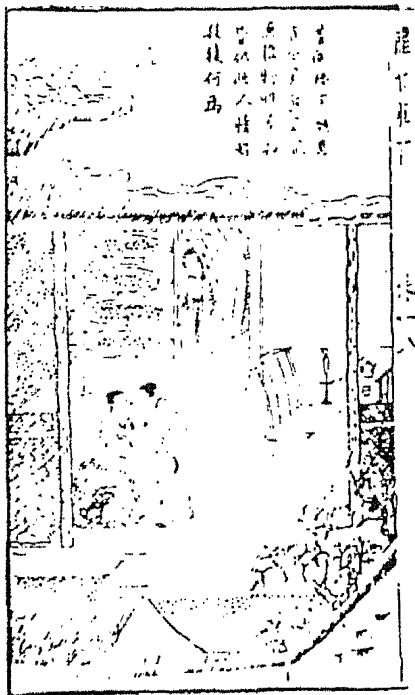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通事司前經理
通事司前經理



此乃
一
人
之
行
也



第十八卷

旒、潤、澤、澤、闕、遇、友、

還帶曾消縱理紋

返金種得桂枝芬

從來陰陽能回福

舉念須知有鬼神

這首詩引着兩箇古人陰陽的故事，第一句說還帶曾消縱理紋，乃唐朝晉公裴度之事。那裴度未遇時，一貧如洗，功名蹭蹬，就一風鑑以決行藏。那相士說：足下功名事業，且不必問，更有句話，如不見惟，方敢直言。裴度道：小生因在迷途，故求指示，豈敢見惟？相士道：足下陰蛇縱理紋入口，數年之間，必致餓死溝渠。

卷一百一十五
金瓶梅
第一百一十五回

連相錢俱不肯受。裴度是箇知命君子，也不在其意。一日偶至香山寺閒遊，只見供卓上光華耀目，近前看時，乃是一團寶帶。裴度檢在手中，想道：這寺乃冷落所在，如何却有這條寶帶？翻閱了一回，又想道：必有甚貴人到此禮佛，更衣抵候們不小心遺失在此。定然轉來尋覓，乃坐在廊廡下等候。不一時見一女子走入寺來，慌慌張張，徑望殿上而去。向供卓上看了一看，連聲叫苦，哭倒在地。裴度走向前問道：小娘子，因何恁般啼泣？那女子道：妾父被人陷于大辟，無門伸訴。妾日至此懸佛陰祐，近日幸得從輕贖緩，妾

家貧無措，適乞高門，昨得一貴人矜憐，助一寶帶，妾以佛力所致，適携帶呈于佛前，稽首叩謝，因願父心急，竟急收此帶，倉忙而去。行至半路，方覺急急趕來，取時已不知爲何人所得。今失去這帶，妾父料無出獄之期矣。說罷，又哭。裴度道：「小娘子不必過哀，是小生收得，故在此相候，把帶遞還。」那女子收淚拜謝，請問姓字。他日妾父好來叩謝。裴度道：「小娘子有此寬抑，小生因在貧鄉，不能少助爲愧。還人遺物，乃是常事，何足爲謝？」不告姓名而去。過了數日，又遇向日相士，不覺失驚，道：「足下曾作何好事來？」裴度答云：「無有。」

相士道足下今日之相比先大不相年陰德紋大見
定當位極人臣壽登耄耋富貴不可勝言裴度當時
猶以爲戲語後來果然出將入相歷事四朝封爲晉
國公年享上壽有詩爲証

縱理救生相可憐

香山還帶竟安然

淮西盜定功英偉

身繫安危三十年

第二句說是送金種得桂枝芬乃五代實禹鈞之事
那實禹鈞荊州人氏官爲諫議大夫年三十而無子
夜夢祖父說道汝命中已該絕嗣壽亦只在明歲及
早行善或可少延禹鈞唯唯他本來是箇長者得了

這夢愈加好善。一日薄暮，于延慶寺側拾得黃金三三
十兩，白金二百兩。至次日清早，便在寺前守候。少頃
見一後生涕泣而來，禹鈞迎住問之。後生答道：「小人
父親身犯重罪，禁于獄中。小人遍懇親知，共借白金
二百兩，黃金三十兩，昨將去贖父。因主庫者不在，而
歸爲親戚家留款，多喫了杯酒，把東西遺失。今無以
贖父矣。」實公見其言已合銀數，乃袖中換出還之道：「
不消着急。偶爾拾得在此，相候久矣。」這後生接過手，
打開看時，分毫不動。叩頭泣謝。實公扶起，分外又贈
銀兩而去。其他善事甚多，不可枚舉。一夜復夢祖先

說道汝合無子無壽今有還金陰德種種名掛天龍
符延筭三紀賜五子顯榮實公曰此念積陰功後果
速生五子長儀次儀三佩四佩五佩俱什來為顯官
實公壽至八十三沐浴相別親戚談笑而卒安樂老
馮道有詩贈之云

燕山實十郎

教子有義方

靈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

說話的為何道這兩椿故事只因亦有一人曾還遺
金後來雖不能如二公這等大富大貴却也免了一
個大難享箇大大家事正是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一切禍福

自作自受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箇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朴，俱以蠶桑爲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行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者蠶所產甚多，惟此鎮處最盛，有幾句口訣爲證：

東風二月暖洋洋

江南處處蠶桑忙

鶯、欲、溫、和、桑、欲、乾、

明、如、良、玉、發、奇、光、

線、成、萬、縷、千、絲、長、

大、筐、小、筐、隨、落、片、

美、人、抽、繅、沾、唾、香、

一、經、一、緯、接、杆、張、

呼、呼、亂、亂、錯、官、向、

花、籃、錦、簇、成、疋、量、

真、金、入、口、無、餐、糧、

朝、來、鎮、上、添、遠、商、

且說嘉靖年間，這盛澤鎮上有一人，姓施名復，渾家

喻氏，夫妻兩口，別無男女家中，開張綢緞，每年養幾

箇兒子，妻俗夫裁，其好過活，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

裁下綢疋，必積至十來疋，最少也有五六疋，方纔上

市，那大戶人家，積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

商上門來買施復是箇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疋
便去上市出脫一日已積了四疋遂疋把來方方摺
好將筒布袱兒包裹一徑來到市中只見人烟湊集
語話喧闐甚是熱鬧施復到箇相熟行家來賣見門
首擁着許多賣綢的屋裏坐下三四箇客商主人家
站在櫃身裏展看綢疋估喝價錢施復分開衆人把
綢遞與土人家土人家接來解開包袱遂疋細看一
過將秤准了一疋喝定價錢遞與一箇客人道這施
一官是忠厚人不耐煩的把些好銀子與他那客人
篋篋只揀細絲棉布付與施復施復自己也揀出等

子來准一准，還覺輕些，又爭添上一二分，也就罷了。
討張紙包好銀子，放在堯肚裏，收了等子包袱，向主
人家拱一拱手，叫聲有勞轉身，就走了。行不上半箭之
遙，一眼望見一家街沿之下，一個小小青布包兒，旋
復退步向前，拾起袖邊，走到一個空處，打開看時，那
是兩錠銀子，又有三四件小塊，點着一文太平錢兒。
肥手攬一攬，約有六兩多重，心中歡喜道：今日好造
化，拾得這些銀兩，正好將去湊做小錢，連包袱好也。
揣在堯肚裏，望家中而回。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家中
見隔這張紙包，勾日用了，有了這銀子，再添上一張

小兒之
等大人

撥一月出得多少細有許多利息這項銀子譬如沒
得再不要助他積上一年共該若干到來年再添上
一張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
之富那時造什麼房子買多少田產正算得熟滑看
看將近家中忽地轉過念頭想道這銀兩若是富人
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麼緊落得將來
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拋妻棄子宿水淪風辛勤掙來
之物今夫落了好不煩惱如若本錢的他拚這帳
生意扯扯也還不在心上儼然是箇小兒兒只有這
些小錢或是與我一般樣苦掙過日或賣了雜貨脫

了絲這兩錠銀片是養命之根不爭失了就如絕了咽喉之氣一家良善沒甚過法互相埋怨必致窮身賣子儼是筒執性的氣惱不過散罷送了性命也本可知我雖是拾得的。不十分罪過。但日常動念使得也不安穩。就是有了這銀子未必真箇便營運發積起來。一向沒這東西。依原將就過了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來尋還了他。去到得安樂。隨覆轉身而來。正是

多少惡念轉善

多少善念轉惡

勸君諸善奉行

但是諸惡莫作

當下施復來到拾銀之處，靠在家牆邊等了半日，不見失主來尋。他本空心出門，腹中漸漸餓，欲待回家喫了飯再來，猶恐失主一時間來，又不相遇，只得忍着等候。少頃，只見一箇村莊後生，汗流滿面，闖進行家，高聲叫道：「主人家，適來銀子忘記在櫃上，你可曾檢得麼？」主人家道：「你這人好混帳，早上交銀子與了你，這時節却來問我。你若忘在櫃上時，莫說一包，再有幾包，也有人去了。那後生連把腳跌道：『這是我前種田工本，如今沒了，却怎麼好？』」施復問道：「約莫有多少？」那後生道：「起初在這裏賣的絲銀六兩二

錢。又是三四塊小的一箇青布銀包包的。施復道：「這
樣不消着惡。」我拾得在此，相候久矣，便去兜肚裏摸
出來，遞與那人。那人連聲稱謝，接過手，打開看時，分
毫不動。那時往來的人，當做奇事，擁上一堆，都問道：
「在那裏拾的？」施復指道：「在這堦沿頭拾的。」那後生道：
「難得老哥這樣好心，在此等候還人，若落在他人手
裏，安肯如此？」如今到我，是我拾得的了。情願與老哥各
分一半。施復道：「我若要，何不全取了？却分你這一半。」
那後生道：「既這般送一兩謝儀與老哥買菓兒喫。」施

復笑道：「你這人是箇餓子，六兩三兩都不要，要你一兩銀子何用？」那後生道：「老哥，銀子又不要，何以相報？」衆人道：「看這位老兄，是箇厚德君子，料必不要你報。」不若請到酒肆中，喫三盞，見你的意罷了。」那後生道：「說得是。」便來邀施復同去。施復道：「不消得，不消得。」我家中有事，莫要攔我。工大轉身就走。那後生留之不住。衆人道：「你這人好造化，得了銀子，一文錢不費，更撈到手。」那後生道：「便是不想世間原有這等好人，把銀包藏了，向主人叫聲打攪下階而去。衆人亦贊嘆而散。也有說施復是箇駱的，拾了銀子，不會將去。」

受用却耽耽着等人來還也有說這人積此陰德後來必有好處不題衆人且說施復回到家裏渾家問道爲甚麼去了這大半日施復道不要說起將到家了因着一件事喪身轉去擔閣了這一回渾家道有甚事擔閣施復將還銀之事說向渾家渾家道這件事也做得好自古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儼然命裏沒時得了他以生災作難到未可知施復道我正爲這箇緣故所以還了他去當下夫婦二人不以拾銀爲喜反以還銀爲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見利忘義的不意愚夫愚婦到有這等見識

從來作事要同心

夫唱妻和德德表

萬貫錢財如糞土

一分仁義值千金

天酒道人

自此之後，施復每年養蠶，大有利息。漸漸活動，那育蠶有十體二光八宜等法。三條五疋之忌，第一要擇蠶種。蠶種好，做成繭小而明，厚堅細，可以澤絲。如蠶種不好，但堪爲綿，纏不能練，絲其利便差數倍。第二要時運，有造化的就養，他不好依廠做成絲。繭若造化低的好，還種也要選，似綿繭，非蠶三眠，南楚俱是四眠。眠起飼桑各要及時，又蠶性畏寒怕熱，惟溫和爲得候。晝夜之間，分爲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

漢夜如冬故調設最難江南有語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

蠶要溫和麥要寒

秧要日時麻要雨

採桑娘子要晴乾

那施復一來蠶種揀得好二來有些時運凡養的蠶
疏無一箇綿繭繅下絲來細員勻緊潔淨光瑩再沒
一根粗節不勻的每筐蠶又比別家分外多繅出許
多絲來照常織下的細拿上市去人看皆光彩潤澤
都增價號買比往常每疋平添錢方銀十因有這些
順溜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細機家中頗頗饒裕里
中遂慶箇兒叫做施潤澤却又生下一箇兒子寄

名觀音大士，叫做觀保，年纔二歲，生得眉目清秀，到好箇孩子。話休煩絮。那年又值養蠶之時，纔過了三眠，合鎖悶了桑葉。施復家也只勾兩日之用心，下慌張無處去買。大率熟市時天色不時陰雨，蠶受了寒濕之氣，又食了冷露之葉，便要僵死。十分之中，只好存其半。這桑葉就有餘了。那年天氣溫暖，家家無恙，葉遂短闊，且說施復正沒買處，桑葉十分焦躁，忽見鄰家傳說洞庭山餘下桑葉甚多，合了十來家過湖去買。施復聽見帶了些銀兩，把被窩打箇包兒也來趁船。這時已是未牌時候，開船搖櫓，離了本鎮過了

不是神
鬼也非
何亦有

平望來到一箇鄉村地名灘闕這去處在太湖之傍
離盛澤有四十里之遠天已傍晚過湖不及遂移舟
進一小港泊住穩纜停橈打點收拾晚食却忘帶了
打火刀石衆人道那箇上涯去取討箇火種便好施
復却如神差鬼使一般便答應道待我去取了一把
麻骨跳上岸來見家家都閉着門兒你道爲何天色
未晚人家就閉了門那養蠶人家最忌生人來衝從
蠶出至成繭之時約有四十來日家家緊閉門戶無
人往來任你天大事情也不敢上門當下施復走過
幾家初時甚以爲怪道這些人家想是怕鬼施了人

去日色還在天上便都開了門忽地想起道呸自己是老看鸞到忘記了這取火乃養鸞家最忌的却攬這張如今那裏去討欲待轉來又想道方纔不應承來到也罷了若空身回轉教別箇來取得時反是者大沒趣或者有家兒不養鸞的也未可知依舊又走向前去只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他也不管三七廿一做兩步跨到簷下却又不敢進去站在門外舒頸望着裏邊叫聲有人麼裏邊一箇女人走出來問道什麼人施復滿面陪羞笑道大娘子要借取箇火兒婦人道這時節別人家是不肯的只我家沒忌諱

便點箇與你也不妨得。施復道：「如此多謝。」卽將麻
骨遞與婦人接過，手進去點出火來。施復接了，謝聲
打攪回身便走走，走不上兩家門面，背後有人叫道：「那
取火的轉來，掉落東西了。」施復聽得，想道：「却不知掉
了甚的。」又覆走轉去，婦人說道：「你一箇燒肚落在此
了。」還還施復，施復謝道：「難得大娘子這等善心。」婦人
道：「何足爲謝？」向年我丈夫在盛澤賣絲，落掉六兩多
銀子，遇着箇好人拾得，住在那里等候我丈夫尋去。
原封不動，把來還了。連酒也不要，喫一滴兒。這樣人
方是真正善心人。」施復見說，却與他昔年還銀之事。

相合甚是駭異問道這事有幾年了婦人把指頭扳
算道已有六年了施復道不瞞大娘子說我也是盛
澤人六年前也曾拾過一箇賣絲客人六兩多銀子
等候失主來尋還了去他要請我也不要喫他的但
不知可就是大娘子的丈夫婦人道有這等事待我
教丈夫出來認一認可是施復恐衆人性急意欲不
要不想手中麻骨火將及點完乃道大娘子相認的
事甚緩求得箇黃巨紙去引火時一發感謝不盡婦
人也不回言往望裏邊去了頃刻間同一箇後生跑
出來彼此睜眼一認雖然隔了六年面貌依然正是

昔年還銀義士正是

一葉浮蘋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當下那後生躬身作揖道常想老哥無從叩拜不想今日天賜下顧施復還禮不迭二人作過揖那婦人也來見箇禮後生道向年承老哥厚情只因一時倉忙忘記問得尊姓大號住處後來幾遍到貴鎮賣絲問主人家却又不相認四面尋訪數次再不能遇見不期到在敝鄉相會請裏面坐施復道多承感情垂念但有幾箇朋友在舟中等候火去作晚食不消坐罷後生道何不一發請來施復道豈有此理後生道

既如此送了火去來坐罷便教潭家取箇火來婦人
 卽忙進去後生問道老哥尊姓大號今到那里去施
 復道小子姓施名復號潤澤今因缺了桑葉要往涓
 庭山去買後生道若要桑葉我家儘有老哥今晚住
 在寒舍讓衆人自去明日把船送到宅上可好麼施
 復見說他家有葉好不歡喜乃道若宅上有時便省
 了小子過湯待我回覆衆人自去婦人將出火來後
 生接了說我與老哥同去又分付潭家快收拾夜飯
 當下二人拿了火來至船邊把火遞上船去衆人一
 箇箇眼都望穿將施復埋怨道討箇火什麼難事却

去這許多時，施復道：「不要說起這里，也都看該沒處去討落後，相過着這位相熟朋友，說了幾句話，故此遲了。真要見性，又道這朋友偶有業餘在家中，我已買下，不得相陪。列位過湖了，包袱在船中，相煩拿來與我。家人檢出付與，那後生便來接道：『待我拿罷。』施復叫道：『列位暫時拋撇，歸家相會。』別了眾人，隨那後生轉來。乃問道：『過來也促，不曾問得老哥貴姓大號？』答道：『小子姓朱，名恩。』表德子義。施復道：『今年貴庚？』少答道：『二十八歲。』施復道：『恁樣小子，叨長老哥八年。又聞令尊令堂同居，慶朱恩道先父棄世多年，止有

老母在堂，今年六十八歲了，喫一口長素，二人一頭說，不覺已至門首。朱恩推開門，請施復屋裏坐下。那卓上已點得燈燭。朱恩放下包裹道：「大嫂快把茶來。」聲猶未了，渾家已把出兩盃茶，就門簾內迎與朱恩。朱恩接過來，遞一盃與施復，自己拿一盃相陪。又問道：「大嫂，雞可曾宰麼？」渾家道：「專等你來相幫。」朱恩聽了，連忙把茶放下，跳起身要去捉雞。原來這雞就罩在堂屋中左邊。施復即上前扯住道：「既承相愛，卽小菜飯兒，也是老哥的盛情，何必殺生？況且此時雞已上宿，不爭我來，又害他性命，于心何忍？」朱恩曉得他

是箇質直之人，遂依他說，仍復坐下道：「既如此說，明日宰來相請，叫渾家道：『不要宰雞了。』隨分有現成東西，快將來喫罷。莫餓壞了客人。」酒過，熱些，施復道：「正是快日子，却來蒿惱。幸喜老哥家沒忌諱，還好。老恩道：『不瞞你說，有時故鄉這一帶，第一忌諱是我家。如今只有我家無忌諱。』施復道：『這却爲何？』朱恩道：『自從那年老哥還銀之後，我就悟了這道理。凡事是有箇定數，斷不由人。故此絕不忌諱。依原年年十分利息，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見神見鬼，全不在忌諱上來。妖由人興，信有之也。施復道：『老哥是明理之人，說得極。」

是朱恩入道。又有一節奇事。常年我家養十雀。盤自
已園上葉喫不來。還要買些。今年看了十五筐。這園
上桑又不曾增一棵。兩棵如今勾了自家。尚餘許多。
那好又濟了老哥之用。這桑葉却像爲老哥而生。可
不是箇定數。施復道老哥高見。甚是有理。就如你我
相會也是箇定數。向日你因失銀與我。識面。今日我
亦因失物尊嫂見還。方纔言及前情。又得相會。朱恩
道看起來我與老哥乃前生結下緣分。方得如此。意
欲結爲兄弟。不知尊意若何。施復道小子別無兄弟。
若不相棄。可知好哩。當下二人就堂中入拜爲交。認

爲兄弟施復又請朱恩母親出來拜見了。朱恩重復喚渾家出來。見了結義伯伯。一家都歡歡喜喜。不一時將出酒餚。無非魚肉之類。二人對酌。朱恩問道。大哥有幾位令郎。施復答道。只有一箇剛纔二歲。不知賢弟有幾箇。朱恩道。止有一箇女兒也。纔二歲。便教渾家抱出來。與施復觀看。朱恩又道。大哥我與你兄弟之間。再結箇兒女親家。何如。施復道。如此最好。但恐家寒。攀陪不起。朱恩道。大哥何出此言。兩下聊了姻事。愈加親熱。盃盞去。直飲至更餘方止。朱恩尋扇板門。把兒子兩頭圍着。支箇舖兒在堂中。右邊將

鴛鴦鋪上施復打開包裹取出被來抖好朱恩叫聲
安宜將中門閉上向裏面去了施復吹熄燈火上鋪
因下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只聽得雞在籠中不住咬
咕咕咕想道這雞爲甚麼只當咕咕約莫一箇更次
衆雞忽然亂叫起來却像被什麼咬住一般施復只
道是黃鼠狼來偷雞霍地跳起身將衣服披着急來
看這雞說時遲那時快纔下鋪走不上三四步只聽
得一聲响亮如山崩地裂不知甚麼東西打在鋪上把
施復嚇得半步也走不動且說朱恩同母親渾家正
在那裏飼雞聽得雞叫也認做黃鼠狼來偷急點火

出來看，纔動步，忽聽見這一响，驚得跌足叫苦道：「不好了！是我害了哥哥性命也！怎麼處？」飛奔出來，尋妻也，驚駭道：「壞了家了！」接那追隨朱恩開了中門，纔跨出脚，就見施復站在中間，又驚又喜道：「哥哥險些見嚇殺我也！虧你如何走得起身？」脫了這禍，施復道：「若不是雞叫得慌，起身來看，此時已爲著粉矣！不知是其東西打將下來，朱恩道：『乃是一車，車輪閣在上邊，不知怎地却掉下來，將火照照，那扇門打得粉碎，幾千都跌倒了。』車輪滾在壁邊，有巴斗粗大，施復看了，伸出舌頭，絕不上去。此時朱恩見妻兒危，復無恙，已

自進去了。那雞也寂然無聲。朱恩道：哥哥起初不要殺雞，誰想就虧他救了性命。二人遂立誓戒了殺生。有詩爲證：

昔聞楊寶訓恩雀

今見施君報德雞

物性有知皆似此

人情好殺復何爲

當下朱恩點上燈燭，捲起鋪蓋，取出后婢，就地打箇舖兒，與施復睡了。到次早起，身外還却已下雨，喫過早飯，施復便要回家。朱恩道：難得大哥到此，須住一日，明早送回。施復道：你我正都在忙時，總然留這一日，各不安穩，不如早得我回去，等空閒時大家寬

必相叙幾日。朱恩道不妨得。譬如今日到洞庭山去。
下住在這裡。話一日見朱恩母親也出來。苦留施復。
只得住下。到巳牌時分。忽然作起大風。揚沙拔木。非
常利害。接着風就是一陣大雨。朱恩道。大哥。天這你
遇着了。我不去得。還好他們過湖的。有些擔險哩。施
復道。便是不想起這等大風。真箇好怕人。子。那風直
吹至晚方息。雨也止了。施復又住了一宿。次日起身。
時朱恩桑葉已採得完備。他家自有船隻。都裝好了。
喫了飯。打點起身。施復意欲還他葉錢。料道不肯要。
的。乃道。賢弟。想你必不受我葉錢。我到不虛文了。但

你家中脫不得身送我，去便擔閣兩日工夫。若有人顧一箇搖去，却不兩便。朱思道正要認着大哥家中，下次好來往。如何不要我去？家中也不消得我。他復見他執意要去，不好阻擋，遂作別。朱思母素卜了船，朱恩把船搖動。剛過午，就到了盛澤。施復把船泊住，兩人搬桑葉上岸。那些鄰家也因昨日這風，都擔着愁擔子，俱在門首等候消息。見施復到時，齊道：「好了，回來也。」急走來問道：「他們都里去了？不見，共買得幾多葉？」施復答道：「我在澱關遇着親戚家，有些餘葉送我，不曾同衆人過湖。衆人俱道好造化，不知過湖的。」

怎樣光景哩。施復道：「料無沒事。」衆人道：「只願如此便好。」施復就央幾箇相熟的，將業相幫搬到家裏，謝聲有勞。衆人自去。渾家接着道：「我正在這里憂你昨日恁樣大風，不知如何過了湖。」施復道：「且過來見了朱叔叔，慢慢與你細說。」朱恩上前淺淺作揖。喻氏還了禮。施復道：「賢弟請坐。」大娘快取茶來，引孩子來見丈人。喻氏從不曾見過朱恩，聽見叫他，是賢弟，又憐他是孩子丈人，心中感突，正不知是兀誰，怏怏點出兩盞茶，引出小廝來。施復接過茶，遞與朱恩，自己且不喫茶，便抱小廝過來，與朱恩看。朱恩見生得清秀，甚

是歡喜放下茶接過來抱在手中。這小廝却好相熟的一般笑嘻嘻全不怕生。施復向渾家說道：「這來叔叔便是向年失銀子的他家住在灘間。」喻氏道：「元來就是向年失銀的如何却得相遇。」施復乃將前晚計火落了兜肚因而言及方纔相會。留住在家結爲兄弟。又與兒女聯姻。并不娶牢雞。虧雞終報得免車軸之難。所以不曾過湖。今日將葉送回。前後事細細說了一遍。喻氏又驚又喜。感激不盡。即忙收拾酒肴款待。正喫酒間。忽聞得鄰家一片哭聲。施復心中恠異。走出來問時。却是昨日過湖買葉的翻了船。才來箇

人亦不
心天亦
要開成
云大
非如也

人都淹死了。只有一箇人得了一塊船板浮起不沉。
虧漁船上救了。回來報信。施復聞得。喫這驚不小。進
來學向朱恩與渾家聽了。合掌向天稱謝。又道若非
賢弟相留。我此時亦在劫中矣。朱恩道。此皆大哥平
昔好善之報。與我何干。施復留朱恩住了一宿。到次
早朝膳已畢。施復道。本該留賢弟。閒玩幾日。便是曉
得你家中事。忙不敢擔誤。在此過了幾事。然後來相
請。朱恩道。這里原是不時往來的。何必要請。施復又
實兩盒禮物相送。朱恩却也不辭別了。喻氏解纜開
船。施復送出嶺上。方纔分手。正是

只爲還金恩義重

今朝難捨弟兄情

且說施復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棧兒怎奈家中窄隘擺不下機床大儿人時運到來自然諸事遇巧施復剛愁無處安放機床恰好間壁隣家住着兩間小房連年因蠶桑失利嫌道住居風水不好急切要把來出脫正湊了施復之便那鄰家起初沒售主時情願減價與人及至施復肯與成交却又道方員無真假比原價反要增厚故意作難刁蹬直徵箇心滿意足方纔移去那房子還拆得如馬坊一般施復一面喚匠人修理一面擇吉鋪設

機床自己將把鋤頭去鑿機坑約摸鑿了一尺多深忽鋤出一塊大方磚來拈起磚時下面圓圓一箇罈口滿滿都是爛米施復說道可惜這一罈米如何却埋在地下又想道上邊雖然爛了中間或者還好丟了鋤頭把手去捧那爛米還不上一寸便露出一搭雪白的東西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件却是腰間細雨頭趨湊心的細絲錠兒施復欲待運動恐怕被匠人們撞見沸揚問去急忙原把土泥掩好報知渾家直至晚上匠人去後方纔搬運起來約有千金之數夫妻們好不歡喜施復因免了兩次大難又得了這汪

財。難。愈。加。好。善。凡。力。量。做。得。的。好。事。便。竭。力。爲。之。做。不。得。的。他。也。不。敢。勉。強。因。此。里。中。隨。有。長。者。之。名。夫。妻。依。舊。省。喫。儉。用。晝。夜。營。運。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金。家。事。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綉。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箇。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兒。子。親。保。請。箇。先。生。在。家。教。他。誦。書。取。名。德。胤。行。聘。禮。定。了。朱。恩。女。兒。爲。媳。俗。語。道。得。好。六。親。合。一。運。那。朱。恩。家。事。也。頗。頗。興。起。二。人。不。時。往。來。情。分。勝。如。嫡。親。話。休。絮。煩。且。說。施。復。新。居。房。子。別。屋。都。好。惟。有。廳。堂。攢。塌。壞。了。看。看。要。倒。只。得。興。工。改。造。他。本。寒。微。

出身辛苦作家慣了，不做財主身分，日逐也隨着做
工的，搬磚弄瓦，拿水提泥，衆人不曉得他是勤儉，都
認做借意監工，沒一箇敢怠惰偷力工作，半月有餘
擇了吉日良時，立柱上梁，衆匠人都齊利市酒去了，
止存施復一人，兩邊檢點柱梁，若不平準，即便把來
墊穩，看到左邊中間柱脚歪斜，把磚去墊，偏有這等
作怪的事，左墊也不平，右墊又不穩，索性拆開來看，
却原來下面有塊三角沙石，尖頭正向着上邊，所以
墊不平，乃道：這些匠工精鳥，這塊石怎麼不去了，
留在下邊，便將手去一舉，這石隨手而起，拿回石看。

時到曉一驚下面雪白的是一大堆銀子其錢大小不一上面有幾箇一樣大的駁間都束着紅絨其色其是鮮明又喜又惟喜的是得這一大注財物惟的是這幾錠紅絨束的銀子他不知藏下幾多年了顏色還這般鮮明當下不管好歹將衣服做箇兜兒扒上許多原把那塊石蓋好飛奔進房向床上倒下喻氏看見連忙來問是那里來的施復無暇答應見兒子也在房中卽叫道觀保快同我來口中便說脚下亂跑喻氏卽解其意父子二人來至外邊教兒子看守自己勾幾次搬完這些匠人酒還喫未完哩施復搬

完了方與渾家說知其故。夫妻三人好不喜。把房門閉上。將銀收藏。約有二千餘金。紅絨京的止有八錠。每錠准三兩。收拾已完。施復要拜天地。換了巾帽。長衣開門出來。那些匠人。手忙脚亂。打點安柱上。只見柱脚倒亂。乃道。這是誰箇弄壞了。又要費一番手腳。施復道。你們禁得不好。須還要重整一整。工人知是家長所爲。誰敢再言。流水自去收拾。那曉其中奧妙。施復仰天看了一看。乃道。此時正是卯時了。快些豎起來。衆匠人聞言。七手八腳。一會兒便安下柱子。擡梁上去。裏邊托出一大盤。擡梁慢首。分散衆人。鄰

里們都將着菓酒來與施復把盞慶賀施復因拙了
藏愈加快活分外興頭就喫得箇半醺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明

施復送客去後將巾帽長衣脫下依原隨身短衣相
幫衆人到巳牌時分偶然走至外邊忽見一箇老兒
龐眉白髮年約六十已外來到門首相了一回乃問
道這里可是施家麼施復道正是你要尋那箇老兒
道要尋你們家長問何話兒施復道小子就是老翁
有甚話說請裏面坐了那老兒聽見就是家主把他
上下只管瞧看又道你真箇是麼施復笑道我不過

是平常人。那箇肯假。老兒舉一舉手。道老漢不爲禮。
了。乞借一步話說。拉到半邊問道宅上。可是今日。
時上。梁安杜塵。施復道正是老兒。又道官人可曾在
左邊中間柱下。得些財采。施復見問及這事。心下大
驚。想道他如何曉得。莫不是箇仙人。因道着心事。
不敢隱瞞。答道果然有些。老兒又道內中可有八箇
紅絨束的錢。應施復一發駭異。乃道有是有的。老翁
何由知得這般詳細。老兒道這八錠銀子。乃是老漢
的。所以知得。施復道既是老翁的。如何却在我家柱
下。老兒道有情緣故。老漢叫做薄有壽。號住在黃

江南鎮上止有老荆兩口，別無子女，門首開個糕餅、饅頭等物點心舖子，日常用度有餘，積至三兩便傾成一箇錠兒。老荆孩子氣，把紅絨束在中間，無非尊重之意。因牆卑室淺，恐露人眼目，縫在一箇矮枕之內。自謂萬無一失，積了這幾年，共得八錠，以爲老夫妻身後之用。儘有餘了，不想今早五鼓時分，老漢夢見枕邊走出人，箇白衣小廝，腰間俱束紅絨，在床前商議道：「今日邪時，盛澤施家駁柱安梁親族中應去的，都已到齊了，我們也該去矣。」有一箇問道：「他們都在那一箇所在？」一箇道：「在左邊中間柱下。」說罷往外

第丁雙星
無情這八
段還第
情酌

以者年也
以波正不
亦為矣

便走有一箇道我們住在這裏一向如不別面行是
道忒薄情了。送俱喪轉身向老漢道。久承照管。如今
却要拋撇。幸勿見怪。那時老漢夢中不認得那八箇
小廝是誰。也不曉得是何處來的。問他道。八位小官
人是幾時來的。如何都不相認。小廝答道。我們自到
你家。與你只會得一面。你就把我們攔在牆後。故此
我們便認得你。你却不得。我又指撥開紅絲道。這
還是初會。這次承你送的。你記得了麼。老漢一時想
不着。幾時與他的。心中止想欠無子。見其清秀。欲要
他做箇乾兒。又對他道。既承你們到此。何不住在這

里父子相看。幫我做箇人家。怎麼又要往別處去。入箇小廝笑道。你要我們做兒子。不過要送終之意。但我們該旺處去的。你這老官兒。消受不起道罷。一齊往外而去。老漢此時覺道睡在床上。不知怎地身子已。到門首。再三。看之。頭也。不回。惟聞得說道。天色晏了。快走罷。一齊亂跑。老漢追將上去。被艸根絆了一交。驚醒轉來。與老荆說知。因疑惑這入錠銀子作伴。到早上拆開來看時。都已去了。因要試驗此夢。故特來相訪。不想果然。施復曉罷。大驚道。有這樣奇事。老翁不必煩惱。同我到裏面來坐。待老道這事已驗不

必坐了。旋復道：你老人家許多路來，料必也餓了。兒成點心，喫些去。皂奴道：「舊老兒見留他，喫點心到也。」不辭，便隨進來。只見新墜起三間堂屋，高大寬敞，木料巨壯，衆匠人一箇箇兵兵乓乓，耳邊惟聞斧鑿之聲，比平常愈加用力。你道爲何這般勤謹？大兄新墜屋，那日定有箇犒勞筵席，市賞錢。這些匠人打點喫酒要錢，見家主進來，故便假殷勤討好。薄老兒看着如此熱鬧，心下嘆嘆道：「惟道這東西欺我，消受他不起。」要望旺處去，原來他家恁般興頭，嘆這銀子却也勢利得很哩。不一時，來至一小客座中，旋復請他。

生下急到裏邊向渾家說知其事。喻氏亦甚怕異。乃對施復道：「這銀子既是他送終之物，何不把來送還做個人情也？」施復道：「正有此念，故來與你商量。」喻氏取出那八錠銀子，把塊布兒包好，施復袖了，分付討些酒食與他喫。復到客座中，摸出包來道：「你看可是那八錠麼？」薄老兒接過打開一看，分毫不差。乃道：「正是這八箇物。」那老兒把來左翻右翻，看了一回，對着銀子說道：「我想你終在柁中，如何便會出來？」黃江拜到此，有千里之遠，人也怕走，還要趁箇船兒，你又沒有腳，怎地一同兒就到了？這里口中便說心下又

轉着苦掙之難。失去之易。不覺眼中落下兩點淚來。施復道。老翁不必心傷。小子情願送還。贈你老人家百年之用。薄老道承官人厚情。但老漢無福享用。所以走了。今若拿去。少不得又要走的。何苦討恁般煩惱。與施復道如今乃我送你的。料然無妨。薄老只把手來搖道。不要不要。老漢也是箇知命的。勉強來一定不妙。施復因他堅執不要。又到裏邊與渾家商議。俞氏道。他雖不要。只我們心上過意不去。又道他或者消受這十錠不起。一二錠量也不打緊。施復道。他執意一錠也不肯要。俞氏道。我有箇道理在此。把兩

敘裏在假頭裏少頃送與他作點心到家首見自然
罷了、難道又送來不成、施復道、此見甚妙、喻氏先支
持酒觴出去、薄老坐了客位、施復對面相陪、薄老道、
沒事、打攪官人、不當人子、施復道、兄成菜酒、何足掛
齒、當下三盃兩盞、喫了一回、薄老兒不十分會飲、不
覺半醺、施復討飯與他喫罷、將要起身作謝、家人托
出兩箇飯頭、施復道、兩箇粗點心、帶在路上去喫、薄
老道、老漢酒酣飯飽、連夜飯也不要喫了、路上如何
又喫點心、施復道、總不喫、帶回家去便了、薄老兒道、
不消得、不消得、老漢家中做這項生意的、日逐自有

官人留下官人罷。施復把來推在袖裏道：「我這饅頭餚好，比你舖中滋味不同，將回去喫，便曉得那老兒見其意殷勤，不好固辭。」乃道：「沒甚事到此，又喫又袖，罪過罪過。」拱拱手道：「多謝了，住外就走。」施復送出門前，那老兒自言自語道：「來便來了，如今去不知可就，有便船施復見他醉了，恐怕遺失了，這兩箇饅頭，乃道：『老翁不打緊，我家有船，教人送你回去。』那老兒點頭道：『官人難得你這樣好心，可知有恁般造化。』施復喚箇家人，分付道：『你把船送這大伯子回去，務要送至家中，認了住處，下次好去拜訪。』家人應諾。薄老兒

相辭下幾拜了。上輩黃江徑面去。那老兒因多了幾盃酒，一路上問長問短，十分健談，不一時已到將船泊住，扶那老兒上岸，送到家中，媽媽接着，便問老官兒可有這事麼？老兒答道：「千真萬真，口中便說，却去袖裏摸出那兩箇饅頭，遞與施復家人道：『一官宅上事，忙不留喫茶了。』這饅頭轉送你當茶罷。」施家人答道：「我官人特送你老人家的，如何却把與我？」薄老道：「你官人送我，已領過他的情了。如今送你，乃我之情，你不必固拒。家人再三推却，不過只得受了，相別下船，依舊搖回到自己河下，把船纜好，拿着饅頭上

岸恰好施復出來一眼看見問道這饅頭表送薄老
官的你如何拿了回來答道是他轉送小人當茶再
三推辭不脫勉強受了他的施復暗笑道原來這兩
錠銀那老兒還沒福受用却又轉送別人想道或者
到是那人造化也未可知乃分付道這兩箇饅頭滋
味比別的不同莫要又與別人答應道小人曉得那
人來到裏邊尋着老婆將饅頭遞與還未開言說是
那里來的被夥伴中叫到外邊喫酒去了原來那人
已有兩箇兒女正害着疴瘵食積病症當下婆娘接
在手中想道若被小男女看見偷去喫了到是老大

利害不如把去大娘換些別樣點心哄他罷即便走來向主母道大娘丈夫適纔不知那裏拿這兩箇饅頭我想小男女正害肚腹病儘看見偷喫了這病却不一發加重欲要求大娘換其不傷脾胃的點心哄那兩箇男女說罷將饅頭放在卓上喻氏不知其細遂揀幾件付與他去將饅頭放過少頃施復進來把薄老轉與家人饅頭之事說向渾家又道誰想到是他的造化喻氏聽了乃知把來換點心的就是答道元來如此却也奇異便去拿那兩箇饅頭來遞與施復道你怕這饅頭來看施復不知何意隨手拍開只

聽得卓上啻的一響舉目看時乃是一錠紅錢東的銀子問道慢頭如何你又取了他的喻氏將那婆娘來換點心之事說出夫妻二人不勝嗟嘆方知銀子趕人虐之不去命裏無時求之不來處復因憐念薄老兒時常送些錢米與他到做了親戚往來以後又買塊地兒殯葬後來施德胤長大娶朱思女兒過門夫妻孝順施復之富冠于一鎮夫婦二人各壽至八十外無疾而終至今子孫蕃衍與灘閭朱氏世爲姻誼云有詩爲證

津關巧逢恩義報

好人到底得便宜